



唯师者可沐心

□ 马丽君



毕业20年,时光流淌得飞快。好多校友已失去联系,好多往事也早就淡然入梦。然而,一声秋蝉的残音,一群喧闹的学生,一处意味深长的小景,突然就在眼里充满了油画感,心弦便被拨动,勾起我对一个名字的思念。

那便是我的老师王邦替。想起这个名字,就想起了激情燃烧的时代,想起鲜衣怒马的锦瑟年华。

说到老师,不能不说他的画。都说画如其人,老师身材伟岸,长发长须,自嘲“貌似大盗”,而他的工笔画,典雅精细、一尘不染,曾有一知名画家坚信作者定是一位女士,老师秘而不宣,待考究清楚,举座惊诧而老师独享其乐也。老师的字也好,少年时遍临名帖,能豪放能婉约,经年修炼,自成一家,如行云流水,却又力透纸背,刚柔相济,是那种大气的美。

初识老师,是在面试考场上,我忐忑不安、如履薄冰,老师爽朗一笑,以人为本,常使我心存感激。

老师的幽默风趣也别具一格。在学校的时候,星期天总有一大群门生聚在厨房,老师边掌勺边讲学,说做饭乃是一门艺术,那满目的调味品如同各色颜料,充满人情味,刚出锅的菜肴色彩斑斓,恰似一盘盘充满灵性的山水小品。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用美的感觉来审视柴米油盐,厨房即画室,厨艺如画技。恬淡于百味,欣然于百态,就是那时种下的吧!

老师博学。有一回指着我的画说:“你画的月牙不符合整幅画的意境。”我懵了,不知所以然。老师从容地指点,我画的月牙朝西北方向,是上弦月,画中的月牙应是残月(下弦月),是“C”形,也是“残”字汉语拼音的开头。平面的一幅画,背后要有多少深厚的积淀,风平浪静却暗藏千沟万壑。方知画能包罗万象。

老师深沉。有一次创作国画,我的选材是杜鹃花,仿古意,背景是层层叠叠、浓浓淡淡的绿色,突出红色花蕾,意为宁静、淡雅。老师在我的构思底稿上作了修改,加上一只奋飞的鸟。附两句话:杜鹃,鸟名,传说中鸣之啼血;杜鹃,花名,花开绚烂。经老师改过的小稿,景在外、意在內,别有深度。虽因我画技平拙,最终未能成稿,但这件事却深深印在了记忆中,连同那血色杜鹃带给我的震撼。所谓一叶知秋、见微知著,万物皆在此理,练达之处有华章。

老师年逾花甲仍丹青不辍,从新闻上能看到,最近老师在老年大学客座授课,又与一行人深入山林采风,又举办了个人画展。老师向来淡泊名利,豁达开阔,不是清高,不是孤傲,是一种“布衣也可做诸侯”的书生气。在随波逐流的世间,老师的人格显得更纯粹、更率真。

老师外圆内方,耿直于内,圆通于外,有很好的人缘,毕业多年的学生,分别多年的同事,办事路过,总要到老师家小坐。而我因为中断了学画,又一事无成,明知他并不会在意,却总是无颜去拜见老师,只是常常不自觉地打听老师的现状,默默祝福。

仅仅是十年前被表弟逼迫去求教过老师一次。表弟上大学期间,突发附庸风雅之心,迷上了字画古玩,既目拙无识,又囊中羞涩,遂即牺牲了买电脑、买手机的专款,乃至饭费、生活费,在偏僻的巷子深处,从敦厚诚恳的老农手里,从突遭巨变、自称是某名家后裔的流浪人手里,买来一批珍宝。据表弟说,他花了一番心思才从熙熙攘攘的人群中抢购成功。亲友们没人相信他买的那些艺术品,他却信誓旦旦要我约老师鉴赏。我实在拗不过表弟,便腆着脸同他一起上门求证。老师把表弟信以为真的《清明上河图》展开,扫视,不语,默默转身从柜子里取出一幅卷轴,缓缓打开示意我们细看,迎着窗前灿烂的阳光,老师说这是明清古画,引我们细看那变换的勾线、岁月沉淀过的颜色,还有落款的行文和朱红的印章,邀我们可以去家里看更老的唐宋时期的收藏,谈古画对空气、温度、光照的敏感。表弟醍醐灌顶,自惭形秽,不敢把兜里的唐朝转经筒、清代鼻烟壶一一呈上,至于那两只无法考证年代的古玉杯、玉碗,表弟从网上觅得验证真伪的法子,从我头顶薅了好些根长发裹住那玉古董去烧,毫发无损,他就欣然料定是真品无疑了,也揣着不敢再往外掏了。老师引我们再观表弟淘来的画,指点我们看毫无变化的屋脊、树杈、牲畜、衣纹的墨线,看匆匆盖印后就折起来产生的印章印子,讲仿制品的纰漏。恍惚间,似重回课堂。表弟的古玩梦彻底粉碎。后来,凡和表弟谈过恋爱的、相过亲的、有过交情的女子,人手一份,算是那一系列赝品的最终归宿。

20年前临毕业的那个夏天,校园里的紫丁香开得一派烂漫。老师折几枝插在瓷瓶里,水粉写生,画里的紫丁香比园中的紫丁香更耐人寻味,层层叠叠的花苞,明净耀眼的光点,热烈又矜持的夏天芬芳,一切都是那么恰好。紫丁香应该惊艳了所有人,我看到很多同学在画丁香,油画的、水粉的、工笔的、写意的、木版的、水印的,水灵灵的、茂腾腾的,在那个毕业季开放,在以后的很多年开放。20年过去了,无数次经过校园,隔着大理石的新围墙和黑色雕花的铁艺门,能看到一栋栋翻新的宿舍楼和教学楼楼隐在参差的树木之后,似乎还能看到3楼那间有宽大窗户的办公室,那里曾经站过青春的我们。新楼林立,

校园也变了模样,不知满园的紫丁香开得还像不像从前那么明艳。

去年同学们搞了一次文艺范儿十足的聚会,我因去上海出差,憾未能参加。从屏幕上反复回味花絮和美篇,一群老少男和老少女很卖力地妄想昨日重现,让人热血沸腾并热泪盈眶。人不能到场,千里之外,受命作了一首打油诗《犹记二三五》:

记得当时年纪小,十六十七风景好。男生唱歌女生笑,挥墨弄彩不得了。时光一去催人老,青丝飘雪心思巧。四海回首五味杂,梦里花落知多少。

我常常分不清,念念不忘的究竟是18岁的风景,还是18岁时遇到的人和事,或者就是18岁本身? 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在最美的季节里,有缘同行,都成了追忆时划过天空的星星,闪耀、迅疾,隆隆地从心坎上经过,雷霆万钧,无声无息。

近日,整理书橱,老师主编、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出版的《黑板报与美术字》《剪纸艺术与简笔画》泛着黄从旧书堆里跳出来,还是昨天的气息,充满朱砂、藤黄和赭石、普蓝的味道。

在我迷失自我,把握不定方向时,老师就像一座灯塔或远或近地出现,仿佛有一个声音在耳边讲起返璞归真的古老传说,我便努力着失意时逞英雄气,重新审视,坦然面对,用心经营,假装从萧条的人生中蹒跚起步。

老师是光阴里的一个标记,无法切割。在后来的日子里,有颜色的地方,就要分冷暖;有光影的地方,就要看明暗;有距离的地方,就要用透视。这已经成为一种不自觉的下意识,根深蒂固,乐此不疲。

有一个文友,很惊异于我最初是学美术的,坦言他印象中学小科的,大多没读过什么书,涂涂抹抹,六艺之末。我反驳他:“冯骥才,茅盾文学奖得主,钟情绘画几十年;鲁迅,《彷徨》《呐喊》《朝花夕拾》的封面都是自己设计的;席慕蓉,诗人,画家;达·芬奇,除了《蒙娜丽莎》,还精天文、音乐,甚至搞科技研究……”大道相通,大象无形。文友肃然起敬。慌得我赶紧澄清:“你千万别对我起敬,咱们得向艺术致敬。文和艺,小美可在民间,大美能在云端。”

从老师那里,我学到最重要的是用美对抗悲伤,所向披靡。在暴风雨来得尤为猛烈的时期,我给大米饭插上一枝薄荷装情调;在寂寞的元宵节点亮亲糊的鲤鱼灯去游街;一边炒菜一边流着泪唱快乐的歌,惹得对门的阿姨羡慕我有多幸福……我终于用老师传授的画技给了生活一点颜色看看。

念去岁悠悠,丁香花开漫青春;转前路渺渺,笔墨浓处话江湖。

诗五首

□李跃伟

梦回五四

我一直
觉得自己还年轻
甚至梦见
回到一百多年前
在青年的队伍中
冲击军阀的衙门
就像网吧里的人
不知疲倦地闯关

悲伤的狗

它有一双忧郁的眼
不会围着主人欢喜
总是恐惧陌生人
发出呜呜咽咽的悲鸣
即使你给它喂食
它也从来不会感激
不知道它有多少悲伤
也许它记着妻儿的离去
或许想起了朋友的背叛
或者它因人类的纷争而无奈
无论如何,它算不上一只宠物

炎帝像

读范文澜的中国通史
看到了炎帝
这位西来的羌族
七代孙榆罔与黄帝开战
此后又联合黄帝击败蚩尤
看到这里
我爬到窗户看了很久
炎帝像端着谷穗高高立在山上

端午

蚊香无烟,袅袅的
许是你的心思
蛙鸣不知从何时开始
听或不听,从不间断
朋友们借着屈子的死
送来了各色的安康
然而,他的无数诗篇
不是在叹息,就是在自强不息
他也知道汨罗江水冷酷
那时候,他没有吃过粽子
还不知道,给后人
留下三天休憩节日

黄金

少年时初见黄金
是在公安局一场赃物展览中
两人因它被枪决
那时我就想
黄金和生命孰轻孰重
后来黄金成为项链和戒指
进入我的视野
慢慢让纸币轻浮
让房舍陈旧
让人情蒙尘
像一头威风凛凛的豹子
从远古一步步逼近
一屁股坐在那本书上

(本版稿件由山西省散文学会长治分会推荐)